



桐原紀年十三

癸卯

共十五

リ 6
4082
13



門U伊6
號4082
卷15-13



命請寢親享之

紀年錄卷之十三

癸卯二月初六日差 景慕宮春享大祭亞獻官

初七日請對八侍

政院啓曰藥房都提調徐命善提調鄭民始副提
調尹塾有稟達事來請請對矣 傳曰藥房三提
調八侍承 命八侍于駕前以雨勢甚緊請寢
親享 上命書傳教曰雨勢漸緊將事之際必有
沾服之慮百官軍兵經宿之弊不可不念 廟享
因雨攝儀自是常行之例今日展拜後行省牲省
器而回該房知悉百官以黑團領祗迎隨駕軍兵



待還宮當解嚴斥候及伏兵等節卽為除之之意
分付

隨駕詣 景慕宮○十二日承 命入侍

傳曰藥房都提調與提調入侍 承 命入侍

上曰昨見卿掃墳呈辭姑且留中未知何事欲往
耶臣對曰五年曠省實切霜露之感且有不得不
躬檢之事矣 上曰灾年灾邑民弊豈不可問乎
予亦有霜露之感而 陵幸停止卿豈不體予心
乎姑且止之可也臣對曰臣亦知外邑貽弊之可
悶故欲以私行往來矣 聖教如此敢不奉承乎

掃墳呈辭不
允

上曰然則呈辭當不下矣

二十日內局入侍

三月初二日藥院再啓請寢 親享之命

政院啓曰藥房三提調有稟達事來詣請對矣

答曰院批堂批既諭雖欲命攝使祀事無至欠敬
而右揆無意造朝胥命為事以此達霄酬應到今
可謂辭竭意罄大臣若念享事莫重越時造朝何
難命攝也卿等驕前入侍可也○藥房口傳啓曰
臣等始陳享儀之攝行既未格天繼請齋殿之移
御又未蒙 允區區下情誠不勝悶鬱之至見今

請寢親享
再啓

雨意猶未快霽淋漓連下嵐濕四到一時駐驛尚有受損之慮伏况自朝竟夕自夜達曉則是為悶慮當復如何均是禁中無非齋殿臨期進詣曾有已例伏願亟許移御之請焉惶恐敢啓 荅曰知道所處不甚湫隘卿等勿以為慮雖有省牲後移御便近公廨之一二已例亦不必每每如是矣○藥房口傳再啓曰臣等冒陳口啓而批旨斷許淺薄之誠未能孚格慮鬱之忱愈益切懇臣等雖甚愚迷豈不知我 殿下致誠盡禮之 聖意而第伏念帳殿異於煖閣湫氣晚尤陰濕此時

臨御一刻為闕臣等不敢以煩瀆為惧茲又冒死仰籲伏乞垂降 允愈之音以副顙祝之情焉惶恐敢啓 荅曰知道多鋪煖鐵足禦湫氣卿等勿復煩請也

初三日叅陪班○初七日進詣 景慕宮承 命入侍○初八日次對入侍

前一日 傳曰賓對停撤已至閱月廟謨之因此委滯豈非大是可問之事乎然今右揆之病有難強策造朝且典禮有詢問事事係莫重決不可只令備堂入叅故事原任大臣不待特教有直為出

景慕宮惠慶
宮加上尊掃

令來會之舉已例班班再明日次對進定於明日
明日諸原任又皆懸病予則以為國體朝綱可謂
無如之何矣政院知悉是日次對詢問後 傳曰
予小子銜恤茹痛苟存喘息于今幾閱星霜惟
予報本揚先之誠無地可展俯仰穹壤此何人
斯何幸篤荷 先麻主壘有托嗚呼毓慶發祥
啓佑我後人從此國勢有億萬年泰山磐石之
固在小子區區情私切願亟舉徽稱以寓一分闡
休之忱而昨冬筵席微散言端趙趙至于今者誠以
典禮至重有非予一人所敢輕易臆斷故尔今譜

牒編役幾訖進呈日子在卽更又抑情含忍恐為
不瞑之恨竄對之進定於今日實為是舉詢及大
臣諸宰僉見循同 景慕宮惠慶宮加上 尊號
之禮以今月晦間消吉舉行仍令政院命招時原
任大臣館閣九卿亞卿三司之臣會議賓廳定號
以進

差上 號都監都提調○承命入侍

傳曰議號大臣以下入侍入侍時 傳曰慈宮上
號之時 慈殿上號禮宜并行問于大臣意見亦
然 王大妃殿加上尊號依丁卯辛未年例舉行

事令該曹知悉○賓廳 王大妃殿加上尊號惠
徽 景慕宮追上尊號綏德敦慶 惠慶宮加上
尊號慈禧

初九日承 命入侍

是日 傳曰上 誦都監都提調提調入侍 政
院啓曰上誦都監都提調徐命善提調金華鎮李
性源徐有慶依下教未待矣 傳曰入侍

初十日隨 駕詣景慕宮○十二日時原任大臣請
對入侍

以增廣文科初試時義州人試券亂語事時原任

以試券亂語
事請對

相率請對政院啓曰領府事金尚誥判府事徐命
善鄭弘淳李徽之左議政洪樂性判府事李福源
有稟達事來詣請對矣 傳曰入侍承 命入侍
請卽鞫問 上命付秋曹究覈徐命善曰都監堂
上金華鎮兼帶金吾職務相妨判義禁之任今姑
許違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七日承 命入侍

是日上誦都監習儀後 傳曰都承旨與都提調
入侍承 命入侍都提調徐命善曰都監提調徐
有慶今日初度習儀違牌不參故鄭昌聖來待闕

外亦不行公事役方張之時提調不備實為可問
提調徐有慶鄭昌聖並改差何如 上曰事體所
在極為恠駭今日不為入侍提調並罷職可也徐
命善曰冊寶冊印內入內出以二十一日磨鍊啓
下與行禮日子相距稍間多日權安事體未安二
十七日行禮前內入內出別無窘速之慮以此日
退行似好故敢達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都
監提調差代一時為惡工曹判書有闕之代令政
院稟旨政官牌招開政郎為差出何如 上曰依
為之徐命善曰提調一員則當待工曹判書下批

草記啓下而一員則以刑曹判書李在協差下使
之察任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九日承 命獻議

因禮曹草記來四月初一日 景慕宮退 上尊
踰冊印時樂作一節依昨年 太廟 親上國朝
寶鑑時例磨鍊與否遣禮郎問議于時原任大臣臣
獻議曰臣於典禮瞭無知識 歷詢之下有不敢
臆對茅伏念 太廟上冊寶既有前後已行之儀
節而癸亥年第一室上冊寶亦無用樂之事則上
冊寶時似有所據至於 親上冊寶乃是國朝以

景慕宮上節
時樂章議

來初有之舉恐不當引而為例惟在 傳詢處之
伏惟 上裁

二十四日請對入侍

政院啓曰上箚都監都提調徐命善提調徐有隣
鄭一祥李在協李坤有稟達事來詣請對矣 傳
曰入侍承 命入侍 景慕宮加上尊箚以追上
尊箚稟旨釐定

二十七日陪進 王大妃殿上尊箚冊寶于明政殿
仍為行禮○二十九日差 景慕宮追上尊箚 親
祭亞獻官

獻官子婿并
任中一人除職

四月初一日陪進 景慕宮上尊箚冊印仍為行禮
○陪進 惠慶宮上尊箚冊印仍為行禮○叅陳賀
○因 親祭亞獻勞有子婿弟姪中一人除職之命
傳曰 景慕宮追上尊箚後 親祭時亞獻官判
府事徐命善終獻官左議政洪樂性子婿弟姪中
一人除職是日政從子澄修除繕工監假監役
以都監勞有錫馬之典

傳曰王大妃殿加上尊箚 景慕宮追上尊箚
惠慶宮加上尊箚都監都提調行判中樞府事徐
命善鞍具馬一匹面給都廳副司果尹東晚李詰

模並加資郎廳司僕判官鄭東協漢城判官權中
立戶曹佐郎李尚琦工曹佐郎沈公著禮曹佐郎
閔孝克副司果李天穆並陞叙監造官宗廟直長
鄭昌老副司勇金履溫李良會李弘源監役尹哲
東並陞六

初二日上劄辭賞

劄曰伏以慶溢 宗祊禮隆 殿宮懿飾誕揚於
顯冊 聖孝彌光於崇報 大庭燕賀率士鰲忭
臣於是時猥忝敦匠工役未滿一月瘡疔自知百
出趨期趨事寔賴 庇覆之偏厚按例取辦初無

上尊帝後
辭錫馬劄

勞動之可記則便蕃 殊錫已是望外至於 闕
宮駿奔之任榮之云乎力何有焉而陰錄之典至
及於賤屬 成命既異常格私心益切惶感不虞
之寵義在必辭僭賞之譏戒尤當念伏乞 俯
垂諒察亟賜收還俾息賚重而微分安不勝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縟儀順成愴喜交并卿於此
時勤勞茂著錫馬之典寔出故例何庸過辭又若
子姪調用實由識慶之意並冀卿之安心也仍
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徐判府事假注書馬
思人來宣

與諸大臣請對入侍

政院啓曰領府事金尚詰判府事鄭存謙徐命善李徽之左議政洪樂性判府事李福源有稟達事率禮堂來詣請對矣 傳曰入侍承 命入侍尊 辨陳請事也

初三日差 永祐園親祭亞獻官○初四日隨 駕詣永祐園○初七日行扈衛廳隨駕將士別試射初試○初九日隨駕詣館所○初十日春塘臺 親臨頒賞時入侍○十一日 親臨生進放榜時入侍○十九日儒生殿講入侍

是日入侍內局都提調徐命善曰刑曹判書金華鎮既除內局本職不可仍帶今姑許速令該曹付軍職何如 上曰依為之○是日政院啓曰訓練大將~~國~~善復仍佩徃來徃來間都提調摠察事命下矣在前如此之時或有都提調命招之例或有郎廳聽傳教之例今番則何以為之乎敢稟傳曰命招承牌聽 傳教

十九日行訓練都監習陣于露梁○二十日增廣殿試時入侍○二十二日 親臨文武科放榜時入侍 是日率從子澄修入參放榜後有都提調入侍之

文科放榜時
命都提調入
侍

命承 命入侍 上命文科金榜入侍仍教曰卿
姪將以新恩入侍故命卿入侍矣仍 命以榜次
進前至金啓洛 上曰貌類其父乎徐命善曰然矣
俄見其父於藥院則以為受 國厚恩圖報無地
當以不擇夷險之義必欲仕滿於直長云矣 上曰
其言貴矣至徐濬修 上曰策文善作且問經義
所對甚善予得備顧問之臣矣以卿家之人釋褐
立朝此豈但卿家之幸耶仍 命新及第徐濬修
今日內注書擬入侍點下持鑰硯入侍徐命善曰
臣家之前後受恩與天無極而今日 罷眷又若

是曠絕闔門感泣不知何以圖報也至鄭來百
上曰與卿連姻云然否徐命善曰臣之友婿之子
也

承 命獻議

禮曹啓曰因 元子宮胎封事臣浩修臣崇祐聯
名上疏 答曰省疏具悉參考受 教及文蹟指
一附奏之意往傳時原任大臣仍具卿等意見論
理草記事 批下矣臣等祇奉 批旨往傳于時
原任大臣則議政府左議政臣洪樂性以為卽者禮
堂來傳 聖批有參考受 教及文蹟指一附奏

獻議

元子宮胎封事

之 命矣臣謹按 先朝乙酉受 教及禮曹所
錄胎峯記取見禮堂疏本則其所條陳明白有據
至於一等儀節之不可援此為例云者實合於重
事體之道臣無容更議伏惟 上裁云領中樞府
事臣金尚喆以為今以胎封事因禮官疏請有指
一附奏之 命矣取見春曹掌故之書自國初
列聖朝胎封邑蹄山名一一昭載而至若 御苑
畿函無所見錄 先朝乙酉受 教亦無一二等
分別之 教則禮官所論舊闕石函此為二等以
下云者誠有所據况伏念胎封非設之節例有刻

石標識之事若於禁苑之中欲如胎室制度則事
甚難便欲除應行之儀物則有傷國體今若分等
裁酌遵 先朝當日之 教如禮封山體 列朝
已行之例則恐合事宜伏候 上裁云行判中樞
府事臣鄭存謙以為謹伏見乙酉受 教及該曹
謄錄十八朝胎峯皆在名山可以按考則舊闕所
得之石函明是二等以下封胎之法既有等級則
一等儀節之不可援此為例云者禮堂疏陳誠為
得體臣無容更贅云行判中樞府事臣徐命善以
為乙酉受 教既無一二等區別之 教而春曹

謄錄俱載 列聖朝胎封後苑古蹟之為二等以下推此可見伏况一等胎封事體至重不設儀物只用陶函之制决知其未安一遵 列聖朝已行之例備禮舉行實合事宜伏惟 上裁云行判中樞府事臣鄭弘淳以為臣於典禮本所昧昧何敢強對而得見禮堂聯名疏則一等二等區別之論儘有依據舊闕石函明是二等以下而乙酉受教中中葉以下之 教臣雖不敢質言或是 聖意不及於一等而然歟然則今番舉行一遵典禮恐合事宜云行判中樞府事臣李徽之以為臣於

邦禮本來空疎胎峯事體亦重不敢率尔仰對而第考禮曹所在胎峯謄錄則 列聖朝胎峯皆在外邑矣且 先朝乙酉受 教既無一二等分別則舊闕所藏石函似是二等以下而至若一等有所重處不宜援以為例禮堂之疏請事甚得宜伏惟 上裁云行判中樞府事臣李福源以為 列聖朝胎封之必擇吉地必謹封職所重有在故也今此 元子宮胎峯儀節不可不一遵 列聖朝故事而至若日後二等以下藏胎謹依 先朝受教藏于禁苑恐為得宜伏惟 上裁云領敦寧府

事金煜以為胎峯事體實係莫重禮堂所請允合
典禮恐不必更求他可據之文蹟而第以乙酉受
教中他日封胎與否其無可論之 教觀之則
先朝聖意似不以一二等之分有所區別以臣鹵
莽不敢指一臆對伏惟 上裁云諸大臣獻議皆
與臣等之疏語別無異同而惟領敦寧金煜獻議以
先朝受 教中他日封胎與否其無可論之 教
謂之 聖意似不區別一二等而臣等愚見則受
教中此句當與 潛邸時以下句語連者恐不可
混看於定式之 聖意也且伏念乙酉受 教中

雖無一二等區別之 教而舊闕石函分明是二
等以下則今番儀節事體自別決不當援此為例
一依 列聖朝已行之典擇地消吉等事即為舉
行何如 傳曰乙酉受教中字句不能記憶一本
謄入大抵後苑藏胎之 教 聖意出於遵舊制
除民弊也藏之之法雖有區別分等之例受 教
但當遵行而已若於字句中只及二等以下則亦
宜參量為之此草記所請更待下教舉行可也
五月初一日隨 駕詣 景慕宮承 命入侍○初
三日抄啓文臣 親試時入侍仍與時原任大臣承

候 元子宮○初五日承 命入侍

是日 上命內局都提調提調守禦使率小兒醫承候 元子宮後入侍注書徐澄修承 命出來與藥房都提調徐命善提調金華鎮守禦使鄭氏始偕進 元子宮診候後入侍于觀物軒徐命善曰日間 聖體若何 上曰一樣矣徐命善曰臣等昨今連入深嚴之地獲瞻 岐嶷之容下情之歡欣頌祝實倍前日矣仍奏曰醫官李挺楫以差備待令效勞甚多不可無激勸之道令該曹陞六調用何如 上曰依為之 上曰今番抄啓製述時

抄啓製述上
下酬酢

刻甚促而皆能成樣誠難矣徐命善曰臣於昨日與李判府事相對說此以為勿論工拙其能及期呈券足稱實才云矣 上曰金啓洛果善作矣李勉兢則素有文名云而以昨日事觀之能文者亦如此乎最晚呈券所作亦不成樣未知故不致意而然耶金華鎮曰豈有故不致意之理耶渠之所作本有得失矣徐命善曰能文者或有得失而失意之作亦必有可觀之處如李勉兢之全不成說恐難歸之於失意矣 上曰鄭萬始之昨日端午帖儘是合作矣尹行任徐澄修之比較所作卿等見之

乎徐命善曰未及見之矣 上命比較兩詔持入使諸臣輪覽徐命善曰尹行任之文可謂名作矣上曰果善作而猶未免於科文圈套至若脫略繩墨深得館閣體段當以徐濬修之作為優矣鄭民始曰新豐之移設專出慰悅上皇之意而尹行任之作則首尾鋪叙無非此意徐濬修之作則一句以外未見有解題處是可欠也徐命善曰此言誠然矣上曰徐濬修則終是館閣之文矣

初十日皇壇望拜禮時入侍○二十二日藥房三提調請對入侍承候

下相

六月初一日再違命招

備忘記下相○政院啓曰下相事 命下矣時任大臣當命招而左議政洪樂性時在廣州地領府事金尚喆判府事鄭存謙徐命善鄭弘淳李徽之李福源領敦寧金燧並命招何如 傳曰允○領府事金尚喆判府事鄭存謙徐命善鄭弘淳李徽之李福源領敦寧金燧 命招不進○政院啓曰下相事 命下而左議政洪樂性時在廣州地領府事金尚喆判府事鄭存謙徐命善鄭弘淳李徽之李福源領敦寧金燧 命招不進不得舉行何

辭卜相之命

以為之敢稟 傳曰更為命招○領府事金尚詰
判府事鄭存謙徐命善鄭弘淳李徽之李福源領
敦寧金燧再 命招不進

上劄辭卜相之命

伏以臣即因卜相有 命天牌再臨揆以分義固
當趨承之不暇而第考見政府故事則 先王朝
丙午有原任卜相之 命而領府事臣聞鎮遠以
百年前一有之例不可援據劄陳遂奏終不承當
然則原任之不敢枚卜其來久矣格例如此未由
奉承遂不免荐違 嚴召惶竇之極合被大何伏

乞亟降威罰以為傲慢者之戒焉取進止 答曰
省劄具悉卿懇遠而有戊戌故事近而有丙午故
事卿何必過加辭英耶中批或前望點下事而終
涉苟簡以是予於嗣服之後若非仍任之時則勿
論重卜加卜未嘗不使之枚卜至於庚子春中批今
春前望點下其時事勢實有不得不然者蓋因
曲為卿地也曲循卿懇也今則無是二者烏可不
遵當行之典例况今大臣體輕緣有微疵細失一
毫臣便欲一筆勾斷此莫非朝廷之所以待大臣
也敬禮猶未盡其方故耳惟茲命招之舉是豈無

請對
卜相事

所以而然哉卿須諒予此意安心勿辭待朝造朝仍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徐判府事仍以此意言及諸原任之意一體傳諭假注書金良個未宣初二日請對入侍

政院啓曰卜相事 命下矣領府事金尚誌判府事鄭存謙徐命善鄭弘淳李徽之李福源領敦寧金煜命招不進卜相何以為之乎敢稟 傳曰昨於徐判府事劄批已有布及者予於嗣服以後新卜則元無中批之事卿等庶幾諒予所執之有在雖以重卜言之除非萬不獲已之時亦未嘗中批

至於庚子春金領府事故李領敦寧重卜時事事在倉卒其時首相引入方欲勉副以是之故雖以傳教特拜今於無事之時何必捨此當行之常典苟循權宜之謬例也卿等苟不欲替行時任之事則請對停當入空望筒書下自是一道奈之何一招再招輒皆不進使事面至於屑越之歸耶大臣命招關係何如則在予禮敬之義理難中寢卿等諒之諒之事遣入侍史官傳諭于諸大臣兼春秋金健修未宣政院啓曰判府事鄭存謙徐命善鄭弘淳有稟達事來詣請對矣 傳曰入侍入侍時 傳曰時任俱有故

則原任入來卜相不但已例班班况中批拜相不
欲為之今番諸原任命招實有所商量而然諸原
任雖不當枚卜若有登造之便欲與之相議停當
今於造席予意悉已言之又強令卜入事面反有
如何之嫌至於空望筒書下亦如中批無異自今
如值時任俱空之時勢將詢于原任前單點下至
於加卜待時任出仕為之諸大臣之言皆以此為
便予亦別無異見將此傳教載之政府枚卜錄
傳曰卜相前望前前望單子入之鄭存謙李福源
落點

獻議

醴泉丁若弼事

承 命獻議

因慶尚道醴泉郡罪人丁若弼獄事有時原任大
臣收議之 命臣獻議曰秋曹忝情之論未免懸
空而揣摩道臣準法之請儘是閱實而採覈若兩
償命之律恐無容貸之道至若載大仁得一則助
虐而傷倫一則假威而逞憾並宜重辟以勵風化
伏惟 上裁

初六日常參入侍○十三日隨 駕詣 景慕宮○

十五日常參入侍○十六日承 命收議

備忘記 慈殿宮誕賀儀註節次每有疑晦處似

專慶宮誕賀

節次下詢

因權宜之事仍作永久之式若遵此儀則是與東
宮或百官之進賀少無差等雖以進致詞表裏一
款言之所謂進致詞之官即叅下之權知副正字也所
謂進表裏之官即該監即廳也事面之苟簡姑舍
是究其意義誠無所據凡於親上之禮非都提舉
毋得躬進然則該院該監官之直自進呈終涉如
何然事係釐改發遣郎官收議時原任大臣以聞
且以祗迎事言之既非 冊寶只是禮物則祗迎
似不必為之此亦未知如何一體收議以聞臣獻
議曰今因 誕賀儀節有歷詢之 命凡於親上

之時都提舉之躬自進呈不但重其事也蓋以獻
於 至尊之前有非郎官所敢為者也今此 誕
賀時致詞表裏係是親上之禮則從前該院該監
郎官之直呈事出無稽不過因循宜即厘改以尊
事面此後該院都提調該監提調各自躬進恐合
事宜至於祗迎一節 冊寶祗迎以其有 尊掃
故也禮物則所重與 冊寶稍異祗迎之禮似涉
過重一體厘改極為穩當伏惟 上裁 答曰依
大臣議施行儀注更為磨鍊入啓

二十三日承 命獻議

文司果區處
變通事

因文司果區處文窠闕變通事命吏判就議時原任大臣臣議曰別檢之搜作令窠守奉官之搜作文窠變通之政無過於此而承文叅下他波亦多別檢十七窠本來太過或有分排苟艱之時今若搜作不必以五六窠為限並與守奉官搜作之三窠合留十窠其餘盡作六品令以為虛司果直付之窠則其於疏滯之道庶有大益矣

承命獻議

因武司果區處事命兵判與諸將臣爛議後仍又就議于時原任大臣臣議曰加設祿窠於訓練院以

武司果區處
事

為區處虛司果之地則疏滯之政極為便當而祿窠加設亦涉重難臣意則司僕奉常戶兵曹自辟皆不過一二窠而獨軍器寺則僉正二窠判官二窠全數自辟殊無意義今若以僉正判官各一窠屬之兵批與訓練院通融差擬而吏批所差主簿二窠亦為移送又如左右捕廳從事官久有陞實之議六窠中二窠依例自辟四窠作為實職令兵曹差擬則其於通變之方似或有助矣

七月初四日承命獻議

傳曰祈雨後三日內得雨輒行報謝之禮而昨日

報謝禮當

否

之雨在於行祭翌日但以猶欠周洽不得遽令報謝矣報謝祭設行當否令禮曹問議于諸大臣臣獻議曰昨日之雨既在行祭後三日之內則不可以差欠周洽不行報謝依例待秋成設行恐為得宜矣

初五日承 命獻議

是日次對因關西李應赫查啓 上下詢大臣備堂後教曰李應赫所犯俱係同赦依律決勘然後可懲日後貪墨之風但枉法受贓及監守自盜計贓之際雖有四百八百之殊而均之為一律兩律

獻議

李應赫參事

之中不可不歸一決定至於和沙事渠既極口蔽明道啓亦已白脫則今無可論而獨塗糊一款渠亦不敢終諱此則當以付參律論而付參亦有許多事端以參付參不可以付參論須將他物付合然後方可謂之付參雖以造銀律言之以丁銀合鑄天銀者豈可並與和鉛和銅混置假造之律耶此足為傍照之一端且單參所用有本尾體參塗糊付合之例朝家亦未嘗設法防禁然則不可以此直施付參之律詢之大臣諸宰諸議別無異回到今德竣物故之後諸囚之供一辭

推諉更覈無路大凡獄情兩人之中一人先斃則元獄例未究竟此獄係是疑案有難輕易決斷以此舉奈令本府問議在家大臣原啓目粘尾稟處可也臣議曰李應焮之所犯一則糊蔘取刺一則賣蔘私用既已發覺之後考律定罪決難容貸而第念尾蔘塗糊作斤與造蔘有異今不可直施付蔘之律 聖教至當臣無容更陳至於賣蔘錢既非公貨監守自盜律名不襯似當以枉法贓論勸而幕屬僥從自初弄奸畢竟推出又在幕屬僥從則一千五百兩似未盡為其手犯應焮處更為嚴

問從實詐贓恐為得宜矣

七月初十日差到記儒生 殿講考官○十一日以

試官八侍○承 命八侍

是日 元陵有頃處遣大臣奉審後 命時原任大臣八侍

十七日隨 駕詣永禧殿

是日備忘記拜明日璿源殿修改時戶禮工曹判堂進叅時原任大臣亦於展拜時叅班事知悉大臣則遣史官傳諭假注書徐滢修來宣

十九日 璿源殿展拜時入侍 二十日隨○駕詣

景慕宮○二十三日承 命獻議

因持平李壽咸陳疏科期退定事令該曹就議大臣臣議曰科期既不更退於明年則一月差退別無損益而九月若設監試初試則大科會試勢將拖至至臘之間且與慶科日子相值士子無以迴旋於遠程卽此一節尤為掣碍臣意則依前擇日舉行恐似得宜伏惟 上裁

二十九日差 景慕宮秋享大祭 親祭終獻官○

三十日請對入侍

是日藥房請對入侍力請 親享之攝行 上以

諸節不甚大段當自量處之為教

八月初一日隨 駕詣 景慕宮仍畚親祭○初三日內局入侍

是日入侍都提調徐命善曰御醫李養善在喪終制鍼醫金順行外任連來並依例還屬本院令該曹付軍職冠帶常仕何如 上曰依為之提調鄭民始曰本院人參事誠可悶矣遺在尚有斤餘而御用藥則每每實用此實由於審藥輩幻弄之致此後又復如前道臣論罪審藥刑推定配然後可矯此弊矣 上曰此後 王大妃殿湯劑將何以

人參幻弄事
請論罪審藥

醫官遷轉

繼用耶以此意出去草記可也徐命善曰向來以醫官久勤事有所下教故渠輩亦方崔躍而每都目則太過以間都目為定似適中矣上曰如寫字官兩醫司例則何如徐命善曰渠輩之論以為與彼類輕重迥異司果則自上達下每都目遷轉為當云矣上曰吏兵批各除一窠屬之醫官則好矣而此不可猝乍間決折者卿與諸大臣相議後日入侍更為稟處可也

初四日專經文臣 殿講時入侍○初六日專經武臣 殿講時入侍○十五日 璿源殿 親祭時入

侍○十六日儒生 殿講時入侍○二十五日隨駕詣 元陵○陵上修改時承 命入侍○二十七

日內局入侍

九月初七日 元子宮誕日問安後承 命入侍

傳曰時原任大臣留待傳曰留待時原任大臣及閣臣儒臣將臣入侍承 命入侍于元子宮

初八日隨 駕詣 景慕宮○十七日病未赴呂上

劄引答

劄曰伏以臣於前晦重經關格衰敗之氣落下一層間雖自力赴公實有凜然難保之意又自昨晚

病未赴呂上
劄引答

添得毒感渾身灑浙肢節如碎重以流痰牽痛坐
卧俱妨見方雜試藥治冀或少減而此際試牌連
辱 飭教又下臣若有一分可強之勢則初何敢
為坐犯違傲之計而目下病情極其危篤擔曳闕
外亦無其望伏枕惶隕死不得茲敢倩人搆劄
仰暴實狀伏乞 聖明俯垂諒察仍令重勅臣慢
命之罪以肅朝綱以便調息千萬幸甚 答曰省
劄具悉卿懇聞有慎節慮念切切試牌之未即承
膺何傷之有卿其安心勿辭益加善攝焉仍 傳
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徐判府事遣御醫者病

假注書沈銖來宣○是日御醫金成五省病後書
啓行判中樞府事徐命善病症者審則寒熱往來
肢節漸痛頭疼身熱脉度浮數似是輪感之重者
主家方用桂薑湯以為和解之地此意詮次啓達
答曰知道

二十二日 大殿誕日問安後承 命入侍

是日大臣閣臣備局有司堂上京畿監司承 命
入侍京畿監司沈頤之曰尤甚之次邑及稍實邑
之尤甚面里還餉以各樣穀物隨力拮据從便代
納之意 恩綸才頒民情昏悅而若無限節則正

京圻還賑代
捧事下詢

穀盡化皮穀明春還賑之資必有不實狼貝之患不可不分期頒令尤甚邑則三分之二之次邑及稍實邑之尤甚面折半稍實邑之次面之次邑之稍實面三分之一以相當之穀為代而並待明秋還作本色似合事宜 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曰諸大臣之意何如 頌議政鄭存謙曰還餉之從便代捧者欲紓民力以閔民還準捧之路而道臣或慮代捧之太無限節有此定分期之請可知其寧約無濫之意尤甚邑三分二之次邑及稍實邑之尤甚面里折半稍實邑之之次面里三分二以

精實相當穀準數代捧而大米則勿以皮穀為代必以小米唐米依定式代捧並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依所請施行似宜矣 頌府事金尚喆曰當此歉荒之時雖有從便代捧之朝令道臣分期之請亦出嗣歲之慮矣 判府事徐命善曰今年穡事田穀最歉民間之以他穀代納恐或不願之慮然民願果如此則許施似好矣 判府事鄭弘淳曰臣亦別無他見矣 判府事李徽之曰歉歲代捧不可不許矣 判府事洪樂性曰從便許代似為歉歲之一助矣 上曰代捧之如是分期無妨依此為之

北漢平倉江
都大興餉穀
捧留事

可也沈頤之曰北漢平倉江都大興臨津長山餉穀係是陰雨之備年年捧留誠甚可憫本處形勢亦不可不慮而長路負戴之勞客地留連之弊必倍於常年如此歉歲不可不援例恤隱毋論尤甚之次稍實邑應受與今春轉移一并捧留本邑待明秋還納本所似合事宜下詢大臣處之何如上曰諸大臣之意何如鄭存謙曰北漢平倉江都大興餉穀捧留事軍餉雖重此時民情不可不恤依所請施行其中臨津長山兩津處在孔路受還之民必多付近居生者若令盡為輸納於邑倉則

反有捨近就遠之慮此則令本邑往復該廳分其遠近從便舉行似宜矣金尚誥曰此等歉歲捧留邑倉之請每蒙朝家之許施矣徐命善曰或有邑倉遠而本倉近者此則當從便輸納矣鄭弘淳曰既許捧留則遠近就捨一從民願自當在其中矣李徽之曰臣亦別無他見從便輸納似宜矣洪樂性曰從民願輸納實為除弊之一道矣上曰六處城餉捧留本邑事依施其中臨津長山兩津一從民願兼視道里遠近從便舉行後形止使之狀聞沈頤之曰守摠兩營牙兵壯抄別破陣守堞除

守摠兩營保

米代納事

番等納米此是本營將士支放之需則一並代錢
雖為可悶目今民勢若以本米責納則實無其路
今番亦依他年保米代錢例每斗四錢折定收捧
而各別嚴勸毋敢違越似合事宜下詢大臣處之
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鄭存謙曰守摠兩營
保米特許代納既有昨年之例依所請許施而兩
營支放之需不可不顧至於守摠軍官之番米只
尤甚面里代捧似宜矣守禦使鄭民始曰本廳給
料專出於守摠軍保米今若以錢代捧則給料之
米勢將搜賈不可以錢分給廣州年事比他邑稍

勝而守摠除番之代捧又是昨年所未行者一並
代捧不可輕議矣 上曰諸大臣之意何如金尚
詒曰守禦使所奏亦有商量而然矣徐命善曰並
與守摠軍保米若許代捧則本廳事勢亦不可不
顧且是昨年所不行之事則亦不可遽然許施矣
鄭弘淳曰保米代捧既是昨年之所不行則本廳
又不可不念矣李微之曰圻伯之奏專出於為民
之意本廳事勢之難便有不暇念矣 上曰諸議
雖然民事為重守摠兩營之弊有不可顧兩營保
米番米依狀請以錢代捧至於守摠軍官番米代

軍保奴婢貢
布災減俸良
事

納亦不可不防塞而尤甚面代捧該府尹親自檢
察俾實惠下究可也沈頤之曰軍保奴婢最多窮
貧難支之類而一家之中或有父子兄弟多人應
役者當其收捧之時東西丐貸鬻賣釜鼎猶患不
裕雖在常年景色慘然則况當災歲一並督納便
同龜背之枯毛一自減正之後關係經用者不敢
仰請而如此之時膠守無變亦非所以仰體德意
尤甚邑各樣軍保各司奴婢身布身貢依昨年例
分數停退則窮民庶有息肩之道矣今此分等雖
有尤甚之次之別若其民勢則實無彼此差殊之

間昨年尤甚邑停退條皆入於今年之次之故新
舊並督則民情實難擔當並姑為仍退待明秋收
捧似合事宜下詢大臣處之何如上曰諸大臣
之意何如鄭存謙曰一自均廳減正之後軍保與
奴婢之災減與停退豈容輕議而昨年軍保奴貢
尤甚邑之尤甚面折半停退餘則三分一停退係
是特息此非援以為例者而今年災荒視昨年殆
有甚焉尤甚邑民情比前尤切昨年所已施者到
今有難靳持此則似宜許施而至於今年之次邑
昨年停退條並為仍退有非自下之所當請者置

之為宜矣金尚詰曰今年年事甚於昨年一時並徵事勢誠難矣徐命善曰圻伯所奏以昨年尤甚之停退以今年之次而準捧實有新舊並督之患民間事勢之難誠如其言矣鄭弘淳曰昨年停退既因灾荒今年年事又無異於昨年則今以年条之差異而許其徵捧恐非當初如傷之本意矣李徽之曰今年糶事殆有甚於昨年事勢似難並徵矣洪樂性曰今若並徵昨年之停退者則民情實難備納矣上曰尤甚邑軍保及奴婢等身布停退事及昨年停退奈今年為之次處亦為仍令停

退事一依道伯言施行可也沈頤之曰北漢平倉折受之米一民所受少不下二三石而亦係軍餉則年年代錢雖是可悶目今圻內民勢到底遑忍諸處餉穀並請捧留惟此私受若以本色責納則灾邑民情萬無拮据之勢而昨年已有代錢之特恩故今年右道諸民之擁馬泣請者皆是此事今年亦依昨年例每石五兩五錢代納則實為目下奠安之大惠而係是恩典不敢仰請矣徐命善曰昨年既許代錢則今年亦難以本色準捧姑令以錢還捧待豐作米似好矣上曰摠廳保還代納

小米代大米
除耗捧上事

卽昨年所已施之事今年豈可不施依昨年例代捧可也沈頤之曰今春賑資以各邑所在還穀先為推移取用而西米上米後無論某穀皆以西米還報分糶矣其中大米代以小米分給者今秋還作本色而凡小米代大米除耗捧上係是續典民間亦知此而皆願免耗備納此是民情不可不顧下詢大臣處之何如上曰此是續典所載諸大臣各陳所見可也鄭存謙曰大小米折代大米則除耗者載於續典事當許施矣徐命善曰當初小米之代給蓋為大米之用於賑資而然也既非小

分院大米稅
他心小米代捧
事

民之願受而又不許除耗則恐非便民之義依法典施行似好矣鄭弘淳曰此非民情之願受乃是自官分給者既給小米而代捧大米又不除耗則民必稱冤既在法典依法除耗事理當然矣李徽之曰既是法典所載諸大臣之奏誠然矣洪樂性曰既是法典所載則似無可論矣上曰除耗可也沈頤之曰廣州楊根分院柴場居民皆在迤峽之地家戶每以大米納稅此乃分院匠手等給料之資也此等災年隨其峽土所出今年許令小米代納則亦為場民之大惠都提調今方入侍下詢處

湍坡等邑稅
仍隨其土地
所出事

之何如徐命善曰年年以小米代捧則分院事勢
實無支絀之道而今年民情亦不可不由念許施
似好矣 上曰依昨年例代捧可也沈頤之曰前
例所無之事遽然陳請雖甚惶恐而民情所係不
得不仰達矣湍坡交豐等邑一邇近峽之故頻多
忝粟而值此畱農全失之時田稅大同並以大米
責納則民力實無抵當惟正之供雖不可容易變
通麻積曾以田米納稅湍坡等邑今年亦依此例
隨其土地所出畱以大米田以田米納稅則在民
誠為大惠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

何如鄭存謙曰今此道臣所請似出於迫於民情
而田稅大同係是惟正之供至於田稅事目為重
雖當荒歲無代納之規此則置之為宜矣金尚喆
曰惟正之供事體自別有不可輕議矣徐命善曰
大同田稅代捧未知有前例而恐不可輕議矣鄭
弘淳曰田稅初無代捧之例蓋以惟正之供事體
甚重故也此諸大同尤有別焉恐難舉論矣李徽
之曰此則正供前例有無雖未可知似不可許施
矣洪樂性曰如無前例則不可輕議矣 上曰惠
廳堂上去前例有無詳問以來可也宣惠廳堂

禁御西營江
都餉穀代錢
以捧事

上徐有隣出問曰田稅則初無前例之可論云
矣上曰大同則何如有隣曰雖以大同言之考
之前例雖壬癸乙丙之年元無推移大同之例今
若初開後輒為例則實恐大同法意從此蕩然四
邑大同大米勿令代捧允合事宜矣上曰今年
本邑何拘常例特為代捧可也沈頤之曰江都軍
餉係是陰雨之備一並本邑捧留或作錢誠甚可
悶而民勢至此則亦難膠守無變矣禁御西營江
都餉還不分於平民只分於軍卒之故沿海邑一
戶所受幾至數三石或六七石云俱是米太如此

歉歲責納多石則濱死軍卒實無擔當之勢只今
年代錢收捧實為沿海軍民之大惠下詢大臣
處之何如上曰諸大臣之意何如鄭存謙曰沿
海軍卒當此大無之歲辦納六七石米太其勢誠
難代錢收捧亦足為目下紓力依所請許施似好
矣金尚喆曰雖是軍餉此等災歲宜有權宜之政
矣徐命善曰軍餉雖重年事如此今聞穀穀亦不
甚多許施似好矣鄭弘淳曰穀亦不多許施似好
矣上曰依為之諸条皆已許施停免等事尤甚
邑與之次邑尤甚面里一例舉行可也徐命善曰

當此逐日監煎之時提調嚴璠方在試所推移無路合有變通之道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許遠可也

二十四日叅庭試文武科放榜陳賀

是日備邊司啓曰謝恩方物勿為賚去事草記答曰知道取見咨文謄錄有覺悟者今番謝恩無方物抑有可據而來頭我國陳請之使亦不可無方物乎如欲一從皇旨則年前皇旨陳謝方物概行停止云云莫重陳請之使空手入去果無如何之嫌乎此一欵正合爛商決定然後徐議今番謝

謝使方物有
無問議

使方物有無可也有司堂上一員以此意問議時原任大臣各具意見論理草記仍以草記登對以奏可也備邊司啓曰草記 批答有問議時原任大臣各具意見論列草記之 命矣有司堂上謹以 批旨內辭意問議于原任大臣則領中樞府事金尚詰以為臣之迷見已悉於 筵席奏對更何敢支離煩論而伏見備局草記 批旨以來頭陳請時方物一欵有爛商決定之 教莫重陳請之行何可無方物此在國體更無可疑况向來回咨中有曰陳謝方物若再進必令賚回云以此觀

之我國之更必有方物彼國固已慮之今番若果有賚回之事則此後我國所以處之者始當為節拍惟在博詢而處之云行判中樞府事臣徐命善以為皇旨中陳謝方物概行停止云者乃指陳賀謝恩而言也至於奏請係是我國事初不在舉論中臣以為奏請方物則依例入送宜矣云行判中樞府事臣鄭弘淳以為陳謝方物固有停止之咨而至於奏請等事本不在舉論中來頭舉行或有掣碍似不必為慮云行判中樞府事臣李徽之以為使而執贄禮也而況且小邦有請於上國不備

禮而往尤所不可皇旨雖有陳謝方物概行停止云云此則曲為慰悅之意而在我之禮固當自修莫重陳請事體自別則只欲遵奉皇旨不思宜備儀物恐非重其事而守舊禮之道臣之愚見前頭陳請使之方物似不當廢也今番使行方物事臣於日前 送中略陳迷見不必更煩云行判中樞府事臣洪樂性以為今番使行方物賚去事臣已劄陳愚見無容更達而備局草記 批旨中來頭我國陳請之使亦不可無方物乎之 聖教誠萬萬至當矣尋常順付之行雖無方物猶有可據而

莫重陳請之使則其在尊事體表誠懇之道決不可空手入去也明矣故臣於昨日與諸大臣酌酢時果以此一款有所云云區區賤見實無前後之異同云領敦寧府事臣金煜以為使行之有方物是執壤之義也既有使行則不可無方物而彼國之必欲令停封者蓋出於特恩施惠之意也以我國之不敢遽停至有後當賚回之語若於今番使行又為賚去使彼國示特恩之意格而不行則未知彼國之意將以為何如也至於來頭陳請之使與諸般謝恩之事有異事實不同謝恩使因彼恩

而致謝年復年恒有之事陳請使自我國而有請曠幾歲一有之事也恒有之事則雖彼令之是遵不敢賚去一有之事則惟依例之是準乃為封進者蓋見我國重其事之義似無前後徑庭之嫌矣且令今行必為賚去或致有賚還之舉則如是之後雖來頭陳請之行方物則恐不須更為舉論惟此一款有不可不念伏惟 上裁云領議政臣鄭存謙以為彼咨所謂陳謝即指陳賀謝恩也陳謝方物之停免既載於槐院庚辛兩年謄錄而此外奏請則乃是我國事當初禮咨初不舉論來頭陳請方

物之賚去只當按例而行初不關於今番使行方
物之有無矣使行方物勿為賚去之意昨日草記略
陳迷見而諸大臣之言或有甲乙之論上裁何如
十月初二日隨駕詣太廟○十四日常參入侍○
十五日差儒生殿講考官○十六日以試官入侍
○隨駕詣景慕宮○二十二日承命入侍
傳曰大臣既以試牌造朝嶺東民事有詢問事入
侍事傳諭承命八侍下詢民事後扈衛大將徐
命善曰本廳別將李基成以前任楚山府事時事
方在拿處中番次苟簡不可等待其出場為先汰

去何如上曰依為之

二十三日親臨殿試時入侍○二十四日承命
入侍

是日因冬至使拜表詣闕上命領右相鄭判府
事徐判府事入侍

二十七日叅式年文武科放榜陳賀

十一月初一日差景慕宮冬享大祭親祭亞獻

官○初三日隨駕詣景慕宮承命入侍

傳曰時原任大臣備局有司堂上入侍

初四日內局入侍○初七日王大妃殿誕日問安

○十八日請對八侍

是日司直李在簡疏請冊封時原任大臣率禮官請對政院啓曰領府事金尚誥領議政鄭存謙判府事徐命善鄭弘淳李徽之右議政李福源領敦寧金燧有稟達事率禮堂來詣請對矣 傳曰入侍承 命入侍諸大臣進前曰舉國臣民顙望之餘重臣疏出臣等不勝歡忭相率求對矣 上曰此非重臣一人之言卿等亦嘗屢次陳請而 本朝故事 顯廟朝八歲 肅廟朝七歲始行冊封固當遵我家成憲稍待二三年有何所妨耶且位號既定之後

請冊封

冊封初無關係而以惜福之道言之冊封之後事而不得不張大恐不必如是汲汲矣諸大臣奏曰每以惜福為 教而此是帝王家應行之典禮有何惜福之可論乎迺頌之群情俯賜 體諒伏望上曰群情體諒之故予亦以七八歲為遲而下則請之上則靳之是豈如此之事乎至於輔養官則雖今日差出亦無不可而但無可合之人卿等須各薦其人徐命善曰臣雖非時任此等處何可不言乎向 筵亦有所奏而此不必膠守爵秩臣意則領右相似好矣鄭弘淳曰大臣之為輔養官未知

果有前例否也 上命八文獻備考職官考及續大典吏禮典使承旨考出承旨以輔養官三員正一品以下從二品以上定式為奏李徽之曰然則大臣亦可為之矣 上曰此當以文學地望為主而亦必求端良豈第之資予意則領敦寧及右相似好矣諸大臣皆對曰 聖簡允叶公議臣等無容更違矣

二十七日差 永禧殿冬至 親祭亞獻官○二十八日隨 駕詣永禧殿承 命八侍○二十九日冬至問安

李鎮衡子兢

淵準職調

用

十二月初三日承 命八侍

前一日 上命內局都提調守禦使來待是日詣闕 傳曰來待大臣重臣八侍承 命八侍 上曰每年是日必召卿等所以不忘舊勞也李鎮衡今已作故不得與焉聞其子方在玉堂其令八侍玉堂李兢淵追入遂宣饌臨退 命書傳教曰逢今日回想往時予當作何懷君臣上下認以為生朝年年是日未嘗虛度必迎接宣饌予意廷臣孰不知之今見校理李兢淵入侍恨不能致故宰臣於此遂是所謂九原難作念舊之舉莫尚於錄孤

上劄引咎

贈判書李鎮衡子兢淵今日改準職見窠調用

十三日 中宮殿誕日問安○十五日差儒生 殿

講考官○十六日因藥院賤目事上劄引咎

劄曰伏以臣卽伏聞內局褒賤致勤 點下乃有
禮堂推考之 命臣竊不勝瞿然慙悚之至考績
事體何等嚴重而臣在提舉不克審察反使禮堂
習被其罰臣何敢以苟追移罪為幸而不思自引
之道乎至於所帶諸司之不書賤目尤係做錯之
大者而過蒙 原恕未勘當被之律一事二事惶
蹙深切 親臨試講考官有 命而俟謹之蹤末

由祇承至煩頃稟益增罪戾茲將短劄仰瀆 宸
嚴伏乞 聖明亟降威罰以為不職者之戒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賤題事宜用過引卿須安心
勿辭即起入來叅講仍 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
諭于徐判府事兼春秋金健修來宣

以試官入侍○十七日請對入侍

是日碩右相與內局三提調朶對請寢膳享 親
享未蒙允許仍叅 親臨食堂

差膳享大祭 親祭亞獻官○二十一日內局入侍
○二十四日藥院請對未蒙引接口傳再啓請寢

請寢親享請對

親享不許

政院啓曰藥房都提調徐命善提調鄭民始副提調沈豐之有稟達事來詣請對矣上命入侍注書徐澄修往傳都提調曰感氣此數昨顯勝必須益加調攝然後可無添傷之慮而寒殿酬應必當觸冒至於親享命攝決難允從更勿煩請俾安予心藥房口傳啓曰臣等前以請寢親享之意屢煩宸聽猶未蒙俞音區區下情不勝悶菀而惟以享期之尚遠或望天心之亟回矣今則日子已迫寒威尤劇燠室重裘猶覺凜烈徹夜將事易致

瑕損焦迫之極冒死朮對而既不得晉接又未蒙允俞臣等相顧悶隘同知收措聖人之孝思無窮親禩之誠禮甚盛苟非迫不得已之時則臣等唯當將順之不暇何敢煩瀆之至此而值此無前之沍欲行曠古之禮既非所以慎節宣之道亦非所以重宗社之意臣等淺薄之誠忱縱不足顧恤獨不仰體慈殿慈宮惟憂之念乎臣等忝叨保護之地益切焦灼之惻敢此冒陳伏乞聖降允許以副群情焉惶恐敢啓答曰如可已也豈待卿等之苦口陳請况今日只隔一宵尤不宜

督攝才於諸大臣劄批略陳予意卿等退去明日
親押時入侍藥房口傳再啓曰臣等冒陳口啓顯
俟 俞音及承批旨 天聽愈速忱誠淺薄不能
字格是固臣等之罪而亦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
也帝王之孝不在疏節聖人所慎亦唯齋疾而今
乃莫念神人所付之重不察臣民至切之忱一例
靳許必欲躬行者是豈臣等仰望於聖明者哉曉
夜氣栗薦裸禮違維在暄和之節保蓄之方不容
少緩况值凝沍之日觸冒之慮尤所當戒而滿朝
慮違之情未蒙體諒之 恩悶迫之極不避煩瀆

復此冒死仰籲 特寢成命千萬幸甚惶恐敢啓
答曰知道卿等勿復煩請

五言廣進

二十五日隨 駕詣太廟○承 命應製

是日 上親製五言述體使諸大臣賡韻臣賡進
曰節屆嘉平日親將太室禋朱絃如復見蒼籙降
維新展慕知今夜祈年又早春賡歌言不盡微悃
豈云伸

二十六日藥院請對

以祈穀大祭 親臨誓戒請寢事也政院啓曰藥
房都提調徐命善提調鄭民始副提調沈豐之有

請寢祈穀大
祭親臨事

稟達事來詣請對矣 傳曰警戒時入侍

二十九日過歲問安

甲辰歲^{六十}正月初一日率禮堂請對入侍

政院啓曰頌府事金尚詒判府事徐命善鄭弘淳
李徽之右議政李福源領敦寧金煜率禮堂來詣
請對矣 傳曰入侍承 命入侍以冊封事齊聲
力請未蒙允許

初三日上劄陳病請改享官及兼帶內局

劄曰伏以臣昨日出齋之路忽覺渾體寒粟肢節
如碎擔昇還次移時戰掉隨即頭疼身熱交攻迭

上劄陳病請
改享官及兼
帶內局

冊封事率禮
堂入侍

發膏膈煩悶精神昏瞶宛轉床茲達曉叫痛蓋自
客臘以來表氣闕肆宿疾轉痼種種諸症有入無
出而祗緣 親享祿將之列新舊 起居之班俱
非臣子言私之時故一味強策忍死趨赴及夫再
昨拜儀重觸風雪前後積崇反復沈綿此與一時
感冒有異雜試和餅之劑了無尺寸之效而目下
情病實無跬步自力之望方當 玉趾親勞百僚
駿奔而臣身縻 享官職兼保護臨期變通非不
知萬萬惶悚疾病所使其亦未如之何矣茲敢倩
人搆劄仰瀆 崇聽伏乞 聖慈俯垂矜憐臣之

所差亞獻官亟令該曹劃即付標兼官內局亦令速
改以為備負隨 駕之地仍 治臣虧分闕禮之
罪以嚴朝綱以便調息千萬幸甚取進止 答曰
省劄具悉卿懇慎節極用慮念亞獻官方令該曹
改付標卿其安心益加善攝焉仍傳曰此批答遣
史官傳諭于徐判府事遣御醫者病以來假注書
沈銖來宣御醫遣致翰者病

十五日 元子宮輔養官相見禮時入侍○二十一
日隨 駕詣 景慕宮○二十七日内局入侍
政院啓曰藥房都提調徐命善提調鄭民始副提

調尹塾為承候來待矣 傳曰入侍承 命入侍
進御加味正氣散停止加味養胃湯自今日一貼
式煎八事定奪

二十八日内局入侍○二十九日内局入侍
政院啓曰藥房都提調徐命善提調鄭民始副提
調尹塾為承候來待矣 傳曰一時之症今已快
差何必承候然已入來次對同為入侍宜矣

承 命獻議

議曰贈判書朴毅長茂績偉烈無愧當時之諸勳
臣既贈正卿之後宜施易名之典伏惟 上裁

朴毅長請謚
事

二月初三日隨駕詣景慕宮聞夫人喪報徑還

○初九日上劄乞遯內局兼帶

劄曰伏以臣自入今年衰益甚而病益痼遇寒則感寒當風則傷風形容之漸敗神識之昏瞶見者久已危之祗緣覆燾之恩與天同大耿結之誠如子戀乳欲以一息未泯之前奔奏於保護之責即是臣之區區所自期故不量筋力惟事強策早晚顛路亦未暇恤今又窮命所召家有喪禍而一子年幼無所知識凡百經記臣皆指揮窆葬以前實無離次潔身之望矣願此藥院重任與尋常赴

乞遯內局兼帶劄

班有異不可以一時清齋遽則冒進則虛糜緊務一任瘵曠非但臣心之惶悚不亦國體之苟簡乎茲不得違待制限數日齋戒猥上短劄伏乞聖慈俯垂體諒許解臣內局兼帶公私不勝幸甚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之兼管藥院既有提調又有副提調在卿元無相妨之事所辭豈不萬萬過當卿須安心勿辭仍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徐判府事假注書鄭觀輝來宣十七日上劄乞遯內局司僕兼帶劄曰伏以臣於日前猥陳私懇冀解內局兼帶及

乞遯內局司僕兼帶劄

奉 批旨未蒙允許狼狽失首茫然不知所措噫
臣身受 河海之澤未效涓埃之報年迫桑榆餘
日無幾奔奏於嘗藥之地庶可以少伸耿耿之忱
苟非情私之大段掣肘則雖甚無狀豈敢懷一介
自便之念哉奈臣目下事勢實有萬不獲已者臣
家無服勞之子身當幹盡之責在平日則卽勿論
緊歌巨細任他散漫無甚害事而今適有喪在室
諸般經紀必待臣躬自指揮許久離次併阻通信
決是行不得之事又欲遙縮重任拖引時月凡有
院務每令兩提舉督行則私心惶愧姑在不論虛

糜當速之人同念瘵曠之弊者其於 國體豈不
萬萬苟簡乎從前內局之臣雖有一時病故輒皆
曲賜體諒蓋以為任自別不可不備負也臣若瀆
撓為惧晏然仍據公役則諉諸下僚職名則無意
卸免人雖議臣以放恣沒恥臣將何辭以逃其罪
也茲敢更入文字申暴衷情伏乞 亟賜處分以
幸公私區區不勝顙祝臣治劄擬上之際伏聞
陵幸有命太僕舉行十分緊急二提調未及還朝
臣又欠潔末由參班揆以事面合卽變通臣之所
帶司僕提調并 許通免千萬伏望取進止 答

幸行時祇迎

曰省劄具悉卿懇事勢既如此卿何可以此過加
辭英太僕之任在外二提舉今欲變通卿須安心
勿辭仍 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徐判府事
假注書朴宗默來宣

十九日 健元陵幸行時祇迎于洞口仍隨陪班承
命入侍于路次

是日大駕還宮時至晝停所遣史官傳諭曰洞口
外祇迎與否全然不知竟不能引見殊可歎也仍
命即為入侍而史官不知所住處遂致稽滯大駕
已啓之後晚始聞 命馳到陣後轉稟來待之意

乞通內局兼帶劄

則有駕後隨來之 教故以藥房班陪到東大門
內承 命入侍于駕前

二十五日上劄乞通內局兼帶

劄曰伏以 元子宮氣候暫時欠寧旋復天和臣
民慶忭曷有其極臣跡忝藥院雖不得與兩提舉
隨時承候而日詣朝房探聞 諸節舞蹈之忱倍切
他人仍念臣虛帶重任行且既月再陳衷懇未蒙
體諒之 息一例假便徒積瘵曠之罪夙霄悶阨
如縛求解特以連章煩瀆亦涉猥屑祇自泯默恭
俟 處分然其國體之苟簡私分之惶悚度日如

年猶是歌後語也噫臣身既不自有尋常去就久
已一聽於造化之天今於保護之地不嫌強聒
必欲卸免者豈其情可已而不已哉公私之兩妨
事勢之難便前後劄辭悉暴無餘更不敢為架疊
之詐而臣之出而赴公期日尚遠既往之廢務雖
不可追方來之備位猶可及嗚臣若憑恃 罷靈
不思所以積誠而祈懇則莫重膏藥之任其將緣
臣而許久闕負此其罪反有浮於屢控而不知止也
反復思量忍住不得復申至切之情嗚呼於 天
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慈終垂憐察將臣內局都

提調即 賜變通千萬願祝 答曰省劄具悉卿
懇卿之辭懇愈往愈摯有難一向靳許兼帶內局都
提調之任今姑許副以便卿心卿須勿復過辭俟
間造朝仍 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徐判府
事兼春秋吳錫齡未宣

承 命獻議

議曰李文雄兄弟之為父復讐實其母之所教使而
文雄等既施旌閭之典則今於其母不必靳惜鄭
世雅之兩世忠孝可樹百代之風聲世雅則既
贈正卿合有易名之典其子宜藩之旌閭一體許

李文雄母旌
閭事

李彥造地贈

施恐不至過濫李彥造以先正之弟孝行之篤至如此既蒙復戶之恩又躋俎豆之列更加地贈恐為得宜

三月三十日為營夫人寔禮下往湍山

前月二十九日入侍左議政李福源奏曰徐判府事將營亡妻襄事於長湍地必欲前期下往而呈辭或陳劄則當有辭陛之節且灾邑厨傳亦不可不念矣以私馬除朝辭任便往來托臣仰達矣上曰依此為之之意傳及可也○聞三月初二日司諫李福徽疏曰伏以云云今番館錄之有駁物

以私馬除朝
辭任來

館錄濫雜
事

情上自播紳下至輿僮莫不喧傳臣亦有耳既有所聞不得不一言者只出於無隱之義而今此亞銓之疏盛氣反詈以臣有若偏係者扶抑者然誠不滿一笑濫雜之弊專出於互對二字臣不得不言而果使其人皆合是選則雖十倍其數臣何必計較也二人地處謂以卑微者此果臣不習文字下語過當之致不待其言臣亦自悔而僅免卑微者皆可入於瀛選得踐臺省者皆果合於館錄乎自家需用之說誠如云云則雖謂之經懽得人未為過當妄加不學之目者莫非臣固陋之致而

第有可恠者以其門閥兼有需用之文而數十年曾
不擬議於瀛選今忽得之於此副學之手者誠莫
知其故也惟彼副學驅人於挾雜之科自處以共
公之論臣雖疲劣亦有共公之一論父事能賊之
徐滢修師事德逆之孟至大亦入其中此亦共公
之論耶抑出反對之意耶臣之一疏始發於堂圈
之後者宜乎見斥而館錄之後又有堂錄故且待
未稍公議矣及其堂錄之又如館錄則臣何可不
言乎今必以編修等語作為抑勒之資竊為副學
慨然也○吏曹叅判沈豐之疏曰伏以云云臣之

沈豐之上疏

自陳

區區危衷已悉於前疏今豈敢復事觀縷而諫疏
再出其所以詆斥臣操切臣者愈往愈深臣亦不
得不略陳之以冀 聖明之俯燭焉徐滢修事始
末人孰不知也頃當乙未冬危疑之際乃叔之所
樹立果何如也尺疏叫閤倫綱以之不墜 宗社
以之莫安忠逆黑白判為兩塗卓然為義理主人
則其家即與邦國同休戚之家也臣之錄其人為
是其家之人也為是乃叔之姪也至於孟至大之
師事德逆雖其依倚髣髴之間臣未嘗與聞焉非
徒臣之所不聞他人亦無聞知者耳目所及自可

徐滢修事上
下酬酢

破綻臣何庸費辭多下哉若其地處卑微之斥
臣既悔其過不足更論而其所謂數十年今忽得
之云者益見其說之不通也惟其數十年沈屈之
故公議嗟惜臣果取之又何可恠之有哉昨日論
四人今日論二人一轉再轉止泊無期若此則幾
何不空圈而後已耶噫亦甚矣云云○初六日次
對入侍 上謂大臣諸臣曰近日朝著歧裂文象
不佳今果徐滢修事出矣滢修以判府事之姪有與國
同休戚之義判府事疏出之後丙丁諸逆皆是渠
家之血讐則以前之相親與否初非可論而向來

一番人把此話頭為擠陷此家之計朝廷業已覷
破而痛辨則今又吹覓已昭晰之事作此逞撼之
機關者其設心造意寧不痛惋且滢修有何罪不過
出於除去判府事之計判府事之於國家樹立何
如而必欲除去者不幾於角勝君父耶啓能德相
之為逆究其本則亦出於角勝君父此豈非為人
臣者所當驚心處耶且滢修之於能賊雖曰相親前
輩如鄭蘊者亦與仁弘相親則所不累於鄭蘊者
何獨為累於滢修耶丙丁以前諸賊無非世家大族
逆節未露之前今日入侍諸臣必皆與之相親然

則領相以下皆當以此為累耶領議政鄭存謙以下皆曰苟非曲江之明知世豈有逆折奸萌者耶臣等之於諸逆當其凶苗未彰之前無不與之相親以此責人世豈有完人耶 上曰此豈李福徽之所為如欲推勘源委必將惹起無限風浪姑且以鎮安調劑為務而向來韓晚裕之收用終涉碍眼韓晚裕所為殆甚於沈煨之則沈煨之獨為積塞豈不寬乎雖然在朝廷包荒含垢之意勿論韓沈并加滌用未為不可又不特韓沈當此才譖渺然之日必須廣加恢蕩之政而後方可以收拾

人心掌銓之臣須體此意以彌綸保合四字為目下第一義不激不隨精白對揚是予之望也仍命書傳教曰今日李福徽之疏又何為而出也日前初疏雖甚錯愕猶屬一分公議付之勿論之科矣及其再疏之出而意態之所由旨意之所在明若觀火十日難掩然一福徽何足深誅苟索源委恐添一層風波姑且含默而大抵徐灃修是誰家人也其家之於朝廷自有同休共戚之義朝廷之所眷待之者十倍於他人凡有憂故烏可不極力拯濟當能賊逆節未著之時相親者豈特灃修而已

舉一世無不輻輳誰能有逆賭而先絕者云耶况
年前昭晰之教不啻諄復逮渠釋褐之後向用無
替則忽於水落石出之後復售一番人手段四字
句斷一網打盡非真有惡意於一澄修而然惡於
泥獸之闖不覺春雉之鳴真所謂欲巧反拙者也
至若孟至大予不識其何狀聞於賓筵大臣諸臣
之言咸曰無是事疏中云云自歸落空蓋此至大
之遭彈豈有他哉難於澄修之單舉覓出至大之
無累彼至大豈不冤乎若然則異己者皆將相率
入於坎穽之中而後已乎究厥設心何乃不仁之

甚乎言疏之故雖不得不賜批其在逆折之義亦
豈可一向假借司諫李福徽削職因此而有洞諭
於廷臣者不幸丙丁以來亂逆層生世家之無故
者僅可一二計惟予斷斷苦心實在調劑保合四
字而近日朝廷之上兆朕不佳派分歧裂始因哆
侈之成習竟至戈戟之相尋流害所及朝廷當偏
受之此何等光景在下者轉相浮動固有罪矣自
上之袖手坐視得無咎乎今日縷縷造教豈但為
兩玉堂如使臺疏易地而出則又不得不扶此而
抑彼予豈私有好惡於其間而然哉從今以往凡

我廷臣知予苦心之所在審去就而定趨向公私之幸孰大於是也諸臣並須知悉

四月初三日拜內局都提調○初四日隨 駕詣景慕宮承 命入侍

是日 上御齋室 命左承旨朴祐源與本宮都提調金尚喆藥房都提調徐命善本宮提調尹塾本宮奉事鄭厚祚入侍承 命入侍問候訖金尚喆曰翁主降生欣喜曷極 上曰順產誠幸矣徐命善曰今番順婉繼此則百之慶可以占矣臣不勝欣幸矣尹塾曰本宮儀軌多有稟裁事自丙辰

冊禮儀註至己巳代理儀註似當一體載錄矣

上曰好矣盡為精寫更待登筵稟處可也尹塾先退 上曰宮底居民皆已待令乎金尚喆曰已待令於月觀門外矣徐命善曰臣待罪本宮提舉時植木不過數千餘株今至數萬餘株樹木之善為長養誠幸矣植木摠案並持來矣 上曰入之可也 上曰予有欲言於卿等之事卿等造朝既罕筵席又不從容難借方寸之隙未布心腹之諭予之所以待卿等者既欠誠實安望卿等之以誠實事予也予之尚未一諭蓋以姑無形顯之跡難以

金尚喆徐命

善同為入侍

時造教

摸索為言故耳今則形跡稍露卿等適又登筵當
為卿等洞言之向來金尚集以承宣入侍也予有
云云使之往諭領府事想已聞知矣大抵予之欲
言不言者今幾數年矣非予思不能到也知不能
周也蓋欲言則或恐無中生有弄假成真不言則
將至轉輾葛藤尾大難掉予以此日夜憧憧殆忘
寢食一月二月迄至于今卿等亦豈能盡知予此
心哉領府事家近來旗樣此數年前果何如金字
鎮之廣尹外除猶是當品金華鎮之一無檢擬果
因何故至於金啓洛則臺通尚未舉論館錄亦為

見漏通清屬諸公議非予所可言說者而近來館
錄名曰士夫者未有不叅圈之人而以金啓洛之
地處才華何官不做而始漏於本館之圈終枳於
都堂之錄吏議望中亦未見金字鎮三字寧不恠
哉近來居銓之臣決無惡意於領府而必皆以為
他人不舉擬故吾亦不舉擬云云徐判府亦無深
意於彼而自然如此云云然則外議必以為上意
所在如此故領府家如此云矣此何模樣此何舉
措大抵昨秋以來世之所以處金氏者若是迫切
金氏之所以自處者疑阻轉甚此則予之朝廷間

事而門庭之內風浪輒起予雖深居九重莫知其裏面委折觀於遠臣色辭之間亦不無一二覩得者不知固不明也知而不言豈非不誠乎伊後賓筵重臣每每不入故問于登筵諸臣則大臣諸宰以下皆曰親病或身病殆若不敢議到者然重臣之非病伊情予豈不知彼對之者豈真以予之不知知之乎擬欲質問洞諭而自上提問之後嘵嘵之說益致噂沓雖使領府聞之必以予為激成助長而然此則其所以慮之者適足以害之也以是予亦隨俗泯默置諸勿論之科而惟予全保鎮壓之

意未嘗一日忘于懷卿等其何以諒之昨秋一臺臣上疏似或有意而初無指的名言者故模稜不得矣今番李福徽出而公然驅人於惡逆之科予於是不能無介於領府事此非臆逆其跡似然予意如此他人豈不致疑予以是痛斥其疏若使易地而出則處分亦當如此矣館錄後欲除金啓洛玉堂矣李福徽疏後未免中止昨年金宇鎮外除亦是予全保之意蓋領府即院相而為今元老金宇鎮名雖君臣義同父子徐判府即一勳舊之家無以肺腑之親與國家同休戚予所倚毗於卿等

顧何如也全保世臣卽予苦心而不幸丙丁以來
亂逆層生巨室大族自底滅亡夫所謂喬木世臣
餘者無幾顧今在廷之臣固當一乃心力協贊共
貞以輔我治功而乃反互相傾軋轉成疑阻終至
於戈戟相尋則國勢朝象將不知稅駕於何地思
之及此寧不凜然朝廷國之元氣元氣不實則外
邪從而闖入此非大可惧者乎卿等所爭未知果
何義理而卿等若有體國之心則豈忍當此時而
有此舉乎今日以後毋論公戰私憤兩相冰釋一
不介滯有事則相議有過則相戒同寅協恭保合

太和則非但卿等之福實為國家之幸粵在 先
朝使故相閔奉朝賀筵席兩解此則事係不可解者
猶尚調劑况今卿等事尤有異於其時卿等二人
卽席說破每相疑阻以體予全保之苦心金尚詰
曰緣臣無狀上貽 聖慮至此臣罪當死臣罪當
死臣於日前因金尚集所傳始為聞知而今日
下教實出於全保臣家之 聖意臣雖糜粉何以
仰答李福徽果是臣同閑人也人之疑臣固無足
恠雖徐判府致疑臣亦何以發明臣與徐判府素
有姻婭之好同朝三十年無一事相失而臣卽朝

暮就木之人判府鬚髮亦白紛紛於世有何怨惡而公然血戰於桑榆之境乎臣實不知所以仰對矣朝日在臆臣之此心徐判府亦當知之矣至於李福微之疏臣病廢人事實無聞之事矣徐命善曰今此縷縷 聖教非但為臣等兩家而已實出為國家深慮辭旨懇惻天地好生之仁臣不勝欽仰攢祝臣雖不肖寧不畢陳衷情領府事即臣姻族也平日情義之親好可謂無間自古領左相僚席之間情志每難相孚而臣則與領府僚相三四年無一言相較以此觀之臣豈有私怨於其間哉向

來云云似是中間交構之說而近來則臣幸蒙息休無異老退一切時論初不干豫於領府家實無他意矣 上曰當初事端緣何委折至於此境今若不劈破源頭則無以解惑卿等須悉陳之金尚喆曰臣則年未病昏聾瞽初無叅涉於世事或者年少子姪輩有不善周旋處而然矣 上曰卿於不知中似有別般委折故人或歸咎於卿是豈卿本心哉卿子廣尹人固良善見事或忽如是之際安知無無妄之咎乎卿等試思之此何等時今日下教非為卿等兩家也我朝立國專藉世臣

先大王五十年功化在於建極二字畀付予小子
詔教予小子者亦唯在是目今悠悠萬事只是收
拾若而之家一心王室以為捍衛藩蔽之責而先
自卿等之家已有洋溢之漸蓋睽貳之不已則將
至於擬刃相視人心世道日趨橫流三分五裂猶
屬歇後千歧萬轍莫可收拾未知卿等之爭公乎
私乎卿等俱居董率之地雖未能挽回世道輔我
平蕩之治何反有分黨之漸也其本事委折及今
說破然後始可有保合之效萬有一卿等口然而
心不然在筵而唯諾退筵而疑阻則豈予臨筵面

諭之至意也卿等須一一盡言之金尚喆曰臣亦
無模倣之事故欲為自明之疏而亦不得為之臣
情到此亦云窮隘矣徐命善願金尚喆曰近來公
議有云云之事今此下詢似指此事矣今既共
登筵席各陳無隱好矣金尚喆曰精神抑塞無以仰
對矣上曰判府事有可言之事先為陳之可也
徐命善曰臣當略陳之昨年春朝賀時臣則病未
造班領府事適登筵有妄叢之語少輩諸議持論
凜凜故臣亦不以為非矣大抵臣之所以藉手即
是一部明義也凡係隄防之事有疑似漫漶之跡

則其所以痛惡而排斥之者百倍於他人以此果
不無慨惜之心矣今承 聖教此後豈復有疑阻
之心乎此如內腫外似無跡內實受病臣亦為朝
廷悶然矣今日筵席說破之後自歸於都無事矣
上曰領府事伊時筵奏詳載記注此事不須提說
也聞昨年夏領府事躬往卿家有所說話而卿則
猶不釋然云白首老相冒炎委訪而伊後紛紜便
是依舊様子大抵領府之得此梁楚判府之不辭
廉藺帷謂之胥失可也今日以後卿等兩家之中
一或有纖芥之跡殊率予保合之意前此雖不扶

抑到今難保情好卿等須知之金尚喆曰向來所
奏鄭妻事實非有意而發 聖明俯燭臣何敢煩
陳而今日 聖教若是懇惻臣雖頑如木石豈復
有絲毫之芥滯乎大抵臣家太盛滿致有此等所
遭而徐判府事家亦如臣家恒存滿盈之戒判府
嘗謂臣曰徐澄修科舉吾不願云矣臣家則為世
所棄久矣凡係世事漠然不知矣 上曰卿言果
然而卿家則世必有稱惜之論自予心亦已如此至於
徐判府之家則仇敵滿世視卿家殆有甚焉予甚悶
念徐命善曰 聖念至此尤不勝感激之至臣

家為一世所仇嫉鋒鏑殆遍倘非我 殿下曲庇之恩豈能保有今日乎惟慈父之愛迷子何以過此只伏切墮結之忱矣 上曰卿等以乃父乃祖之子若孫為今日世臣有國然後有卿等之家為今日急先務莫過於保合世臣四字符而今則卿等既云釋憾此豈非朝廷之大幸徐判府乃義理主人今日所奏有足感動予心誠幸矣咸起而對曰 聖教丁寧有足感鬼神而孚豚魚臣等雖甚無似苟有可以利於 國者死且不避况指導調劑之 教若是諄復豈敢復以私好惡退有後言

乎徐命善曰內局提調徐浩修與臣有應避之嫌許連何如 上曰依為之前望單子入之金華鎮落點仍 命牌招 命退諸臣以次退出 上還內駐步輦於月觀門 命本宮兩提調有司堂上訓將入侍又 命招入宮底居民次次 詢瘼訖命吏曹叅議許連又 命政官牌招開政又 命吏曹判書李在簡進前 教曰俄者兩大臣入侍有下教者卿亦當聞知矣予之為朝廷保合之苦心視民憂猶屬餘事今日送教予豈不欲早為而以無形跡之事有難臆說蓋三年于茲矣隄防固

當嚴也義理固當明也而舉世疑阻轉輾至此朝
著豈有寧靖之日乎判府事今日所奏誠可感動
此實保合之一大機會予心甚幸是所謂今夕何
夕也卿纔經草土其間事想未詳知隨衆排此不
是異事今日遂說須問於大臣及承宣體予此意
始自今日之政必以疏通沈滯為心可也通塞之
政即在下之事予豈可指的言之而近來當為而
不得為者昔為而今不為者蓋亦有之此則不可
以疏滯言而保合之道專在銓家所以處之之如
何待僚堂及郎官之入來從徐爛議以為對揚之

地可也李在簡曰 聖教如此臣豈不思所以佈
體而臣實不能詳知當與僚郎相議為之矣 上
命吏房承旨曰政席間堂郎可否自非異事况日
前禁推已伸廉隅該司郎官何敢每每擻捱乎此
亦解開息競之一端大抵保合鎮安之政欲使彼
此無間此意使亞銓及吏郎知之申飭叅政可也
仍還 宮至宣化門 命內局兩提調進前 上
曰今日聞卿所奏予心感動矣今則可以保合朝
廷予亦可以弛慮俄者予有言及於吏判者卿亦
詳傳俄者遂教於吏判凡於排擬之際體予苦心

好矣徐命善曰 聖教至此臣亦當退語銓官矣
十二日內局入侍

政院啓曰藥房都提調徐命善提調金華鎮副提
調吳載純為承 候來待矣 傳曰入侍承命入
侍承候

十三日內局入侍

是日入侍承 候後都提調徐命善曰醫官李喜
仁術業精明勞動不少此等之人宜有勸獎之道
東班職即為調用事分付銓曹何如 上曰依為
之

抄啓親試
時下教

十四日內局入侍○十五日內局入侍○十六日內
局入侍○十七日內局入侍○十八日內局入侍○
十九日內局入侍○二十日內局入侍

二十五日奎章閣啓曰抄啓文臣 親試時應製
人負進不進单子今方修正以入而副司果李翼
晉前正言徐滢修謂有情勢懸病不進揆以事體
極為未安依定式拿處何如 傳曰前後飭教之
下豈敢若此又復逡巡大關國綱各別申飭使之
進參進不進書啓修正以入至於徐滢修昭晰之
教何等諄復雖欲自明無以加此况應試無異往

後尤何敢乃尔判府何不勸飭乃姪耶此批答騰
示大臣可也

五月初十日上劄陳病乞遯內局兼帶

劄曰伏以臣右頰結核之症已浹旬望而姑不至
於疾痛害事故盥櫛如常間或赴公矣忽自再昨
夜粹然肆毒半面浮高紅暈殆遍顯有轉輾成膿
之漸分野既緊觀瞻且駭北苑展拜竟未與起
居之班病裏惶恐如添一症見今院中提調不得
仕進副提調姑未差代逐日監煎推移苟艱而臣
又病狀如此時月之內蠢動無望言念事勢誠甚

陳病乞遯內局劄

悶迫茲不得不情搆短劄冒犯瀆撓伏乞亟遯臣
內局都提調之任俾職事無曠私心粗安千萬幸
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之病勢辭劄前業已
聞知慮念切切既非旬日間可差之症且今監煎
無人卿之兼帶內局今姑許解不為仕進提調亦
為許遯卿須安心勿辭益加善攝仍 傳曰此批
答遣史官傳諭于徐判府事假注書安邁權來宣
十二日時原任大臣八侍承 候

政院啓曰領府事金尚詰領議政鄭存謙判府事
徐命善李徽之洪樂性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

燿為承 候來待矣 傳曰入侍

